

第一部

芳汀



悲惨世界

第一卷

一个正直的人



一 米里哀先生

1815年，查理·佛朗沙·卞福汝·米里哀先生依然是迪涅的主教。这时他已七十五六岁高龄。从1806年起，他一直工作在这一岗位上。

事情的某些细枝末节虽然并不触及我们所要讲述的故事的本题，但为了全面准确地对故事进行叙述，我们不妨提一提这些细枝末节——主教到任之初人们关于他的那些传说。对于某些人来说，人们关于他们的种种传说，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在他们的生活之中，特别是在他们的命运之中，往往与他们的亲身经历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米里哀先生是艾克斯法院的一名参议之子。参议这种职务能称得上司法界的贵族了。据说，米里哀的父亲为了要儿子承袭这一职位，早在米里哀18岁或者20岁的时候，就按照贵族家庭的习俗为他完了婚。

他品貌非凡，身材虽然不高，但英俊无比，风度翩翩，谈吐潇洒。可以说，婚后，他的整个青年时代消磨在交际场所，消磨在与女人們的厮混之中了。对此，人们曾议论纷纷。

革命爆发了。这期间事变迭出，贵族家庭受到摧残、驱逐和追捕，四处逃散。革命一开始，米里哀就逃到了意大利。他的妻子害肺病离开了人间。他们也没有儿女。此后，米里哀先生的生活中又有什么遭遇呢？社会制度的崩溃，家庭的破落，九三年的悲剧因人在远方感到的恐怖还有可能被夸大——是否使他产生过消沉和孤独之感呢？一个人，生活中遭了大难，财产遭到洗劫，也许都不为所动，但有时，一种神秘可怕的打击会直接撞击人的心灵，能使人一蹶不振。一向沉浸于欢乐及温情之中的米里哀，是否受过这类突如其来的打击？没有谁这么说。我们只是知道：从意大利归来之后，他便做了教士。

1804年，米里哀先生担任了白里尼奥尔的本堂神甫。那时他已衰老，深居简出，索然无味地生活着。

在拿破仑皇帝加冕的前夕，米里哀先生为了本教区一件不知是什么

小事去了巴黎一趟。他将代表其教区广大信徒向上级有所陈请。一天，米里哀先生夹裹在一群显要人物当中恳请费什红衣主教的会见。这天，皇帝来看他的舅父费什主教。正在前厅候见主教的米里哀，这位尊贵的本堂神甫，正赶上皇上打这儿走过。拿破仑发现这位老人正用一种好奇的目光瞧着他，便突然转过身来问：

“瞧着我的那位老者是谁？”

“陛下，”米里哀先生道，“您在看一位老人，而我，在看一位伟人，咱们彼此均不吃亏。”

当天晚上，皇帝向红衣主教查询了这位本堂神甫的姓名。不久，米里哀先生便被任命为迪涅主教，这一任命令他甚为吃惊。

除此而外，人们对米里哀先生初期生活的那些传说，究竟哪些是真的？没有人能讲得明白。很少有人知道米里哀一家革命以前的事。

刚刚来到一个爱传闲话的人多而思考问题的人少的小城，任何人都足够受的，米里哀先生自然也不例外。他是主教，正因为他是主教，他得比别人更能忍受这一切。涉及他的一些传言，也许只是些闲谈而已，内容无非是些捕风捉影和道听途说的东西，有的甚至连影子都找不到，照南方人的说法，全然是胡诌一气。

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在米里哀供职迪涅9年之后，当初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些话题，都完全被丢在脑后了。如今，没有人再提到那些闲言碎语，甚至连想也不再去想它们。

当初，米里哀到迪涅时有个老姑娘陪伴着。她便是比他小10岁的妹妹巴狄斯丁。

他们还有一个用人，即与巴狄斯丁同龄的名叫马格洛的女人。现在，马格洛做了“司铎先生的女仆”，因此，她得到了一个双重头衔：姑娘的女仆和主教的管家。

巴狄斯丁姑娘身材修长，面目清秀，性情温厚，身上体现着“可敬”二字所表达的全部含义，通常一个女人到了“可敬”的地步，似乎总得先做母亲。她从来不曾有过美好的时光，全部人生被一连串圣洁的工作所占据，这就使得她的身体显现出一种洁白和光彩。年轻时她十分消瘦。待步入老年时，她却显现出清虚疏朗的神韵，给人以天使和神人之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慈祥之美”。这连处女都难以相比。她的身躯仿佛由阴影构成，几乎看不到足以显示性别的实体。那只是一小撮透着微光的物质，俊秀细长的眼睛总是低垂着，我们可以说她是留于

人间的一位天女。

马格洛大娘矮小、白胖、臃肿，整天显得忙碌不定，终日气喘吁吁。这副喘气的样子是她辛勤劳作的结果，又是她气喘病的一个征兆。

米里哀先生到任后，人们按照律令所规定的主教列于元帅之后的礼仪，安顿他住进了主教大院。市长和议长先行拜访了他。随后，他回访了将军和省长。

一切安排停当，全城静候主教执行任务。

二 米里哀先生成了卞福汝主教

迪涅的主教院与医院毗连。主教院是一座宽敞雄伟、用石料建成的大厦，由巴黎大学神学博士、西摩尔修道院院长、1712年起担任迪涅主教的亨利·彼惹兴建。这院落真够得上一座华贵的府第。它的一切都显示出壮丽豪华的气派：主教私邸，大大小小的客厅，鳞次栉比的各式房间，宽宽敞敞的院子，具有佛罗伦萨古代风格的穹窿的回廊，树木苍翠的园子，等等。楼下是一间富丽堂皇的游廊式长厅，它和院子里的花园相对。1714年7月29日，主教亨利·彼惹曾在这个长厅里举行过一次盛大的宴会，参加的人中有人称昂布伦亲王的大主教夏尔·勃吕拉·德·让利斯，有嘉布遣会修士、格拉斯主教安东尼·德·梅吉尼，有法兰西祈祷大师、雷兰群岛圣奥诺雷修道院院长菲利浦·德·旺多姆，有人称梵斯男爵的主教弗朗索瓦·德·白东·德·格利翁，有人称格朗代夫贵人的主教凯撒·德·沙白朗·德·福高尔吉尔，此外还有被称为经堂神甫、御前普通宣教士、塞内士贵人的主教让·沙阿兰。这七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的画像一直悬挂在那间长厅内，一块白色大理石上用金字镌刻着“1714年7月29日”的字样，用以铭记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然而，那座医院却显出一副狭小低陋的模样：二层楼房，有个小小的花园。

主教到任后三天参观了这所医院。参观完毕，他把医院院长请到了家里。

“院长先生，”他说，“医院现在有多少病人？”

“26个，我的主教。”

“和我数过的一样。”主教说。

“那些病床，”院长又说，“彼此靠得太近了，一张紧挨着一张。”

“我同样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病房太小，空气很不新鲜。”

“我同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并且，即使能透些阳光进来，那园子对刚刚起床的病人们来说也是显得很小的。”

“这正是我所见到的。”

“关于传染病，今年害过伤寒，两年前，害过疹子，有时多到上百个病人，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

“那正是我所想到的。”

“没有办法，主教，”院长说，“我们只好将就了。”

谈话是在楼下那间游廊式的大厅里进行的。

主教沉默了片刻，突然转向院长。

“先生，”主教说，“您以为，这个大厅能容纳多少床位？”

“主教的大厅？”院长摸不着头脑。

主教用目光环视大厅，像是在进行目测。

“这里足够容纳20张病床！”主教自言自语，随后又提高音调，“瞧，院长先生，我跟您说，这显然是不对的：你们26个病人住在五六间小屋子里，而我们这儿三个人，却有60个人的地方。这是不公平的，我跟您说。您来住我的房子，我去住您的。我们调换一下。”

第二天，26个病人便迁入主教府，主教则住进了医院的房子。

米里哀先生没有任何财产，因为他的家革命时期破落了。他的妹妹每年可以领到500法郎的养老金，刚刚够她的生活之需。米里哀先生作为主教，从政府领得15000法郎的薪俸。在搬进医院去的当天，米里哀先生又做出一项决定，把他的薪俸分作以下用途。我们把他亲手写的一张单子照录于下：

我的家用分配单

教士培养所津贴

1500利弗^①

^① 利弗，当时的一种货币，与法郎等值。

传教会津贴	100利弗
孟迪第圣腊匝禄会众修士津贴	100利弗
巴黎外方传教会津贴	200利弗
圣灵会津贴	150利弗
圣地宗教团体津贴	100利弗
各慈幼会津贴	300利弗
阿尔勒慈幼会补助费	50利弗
改善监狱用费	400利弗
囚犯抚慰及救济事业费	500利弗
赎免因债入狱的家长费	1000利弗
补助本教区学校贫寒教师津贴	2000利弗
捐助上阿尔卑斯省义仓	100利弗
迪涅、玛诺斯克、锡斯特龙等地 妇女联合会，贫寒女孩义务教 育费	1500利弗
穷人救济费	6000利弗
本人用费	1000利弗
共计15000利弗	

在担任迪涅主教期间，米里哀先生一直沿用这个分配办法。他对外人说，这是“分配了他的家用”。

巴狄斯丁姑娘以绝对服从的态度对待这种分配方式。对于那位圣女来说，米里哀先生是哥哥，同时是她的主教，是她人世间的的朋友，又是她宗教中的上司。她不但爱他，而且极其单纯地敬服他。他说话时，她洗耳恭听；他行动时，她追随伺候。可那位女仆马格洛大娘，对此却有些不满。主教只给自己留下1000利弗，和巴狄斯丁姑娘的养老金合起来，每年也才1500法郎啊！这就是两个老人的全部生活费用。

当别的教士来到迪涅时，主教先生还是有办法招待他们的。那便是靠马格洛大娘极端的节俭和巴狄斯丁姑娘的精打细算，以勉强应付招待客人之需。

在迪涅住了大约三个月之后，有一次主教说：“如此下去，我真有些维持不了了！”

“那自然！”马格洛大娘说，“主教大人连省里应该给的那笔城区

车马费和教区巡视费都没要来。可是，过去的那几位主教，这些都是要的。”

“是这样！”主教说，“您说得有道理，要要这笔钱，马格洛大娘。”

于是，主教提出了申请。

不久，省务委员会审议了那份申请后，决定每年用“主教先生的轿车、邮车和教务巡视津贴”的名义拨给他3000法郎。这引起了当地士绅们的不满。有一位住在迪涅城附近一座富丽堂皇的宅第的帝国时代上议院议员，促成雾月政变的五百人院的成员，抓住这一机会，写了一封怨气冲天的密函呈送宗教大臣皮戈·德·普雷阿麦内先生。该信原文节录如下：

轿车津贴？在一个不到4000人的小城里，这笔津贴有什么用处？邮车和巡视津贴？首先要问一问这号巡视有没有必要？其次，在这样的山区，邮车怎样走？路都没有，骑马才成。从迪朗斯到阿尔努堡的那座桥也只能够走小牛车。神甫全都是一路货色，又贪婪又吝啬。这一位在到任之初，还像个善良的教徒，现在却和其他人一模一样了：非坐轿车和邮车不行，非享受从前那些主教所享受的奢侈品不可！咳！这些臭神甫！伯爵先生，如果皇上不替我们肃清这些吃教的坏蛋，一切事情都不会好。打倒教皇！（当时正和罗马发生摩擦）至于我，我只拥护恺撒……

但这事却使马格洛大娘高兴得不得了。

“好了！”她对巴狄斯丁姑娘说，“开始时，主教只顾别人，现在，他也得想到自己了。既然已把慈善捐赠分配停当，那么，这3000法郎就归我们了。”

当晚，主教写了一张单子交给妹妹：

车马费及巡视津贴

为医院的病人做肉汤所需	1500利弗
艾克斯慈幼会津贴	250利弗
德拉吉尼昂慈幼会津贴	250利弗

救济被遗弃孩子所需

500利弗

救济孤儿所需

500利弗

共计3000利弗

以上便是米里哀先生新得到的3000法郎的预算表。

主教还有某些额外开支。这些开支都从主教的一些额外收入中支付了。请求提早婚礼费、特许开斋费、婴孩死前洗礼费、宣教费、为教堂或私立小教堂祝圣费、行结婚典礼费等，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位主教设法从富人那里取来的。取来后随即花在穷人身上，叫做取之于富，用之于贫。

过了不久，捐款源源而来。富有的人和贫穷的人都找上门来，贫苦者前来申请得到富有者所留下的捐赠。这样，不到一年的工夫，主教便成了慈善捐款的管理者和需要救济人员的援助者。他手中有大笔的款项可以支配。但是主教本人丝毫没有改变原来的生活状况，除去生活必需品外，他没有任何奢望。

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社会上层的博爱对于下层的穷苦来说，无疑总是杯水车薪。我们可以说，在米里哀主教这里，所有的钱都早已入不敷出了，就好像旱地上的水一样；他无所回报地收进了钱，却永远没有余款；于是，他开始在自己身上打起主意来。

按照惯例，主教们要把自己的教名全部写在他们的布告和公函上。当地的穷人出于一种本能的爱戴，在米里哀主教的几个名字中，挑选了对他们具有真义的一个，称他为卞福汝^①主教。我们也将随时照这个名字称呼他。主教本人对这个称呼似乎甚为满意。

“我喜欢这个名称，”他说，“称卞福汝比称主教大人好得多。”此处刻画的形象我们并不认为是逼真的，我们只说它有些相像罢了。

三 好主教碰上了苦教区

主教先生的马车变卖成了救济款。这并未减少他巡回视察的工作。迪涅教区平原少、山地多，是个苦地方。这里分32个司铎区，41个监牧

^① 卞福汝，法文Bienvenu，是欢迎的意思。

区，285个分区。把它们通通跑遍，难度之大可以想象，但主教先生却能完成这一任务。如果离得不远，他就步行；平原上，他坐小马车；山地里，改乘骡子。那两个上了年纪的妇人还陪伴着他。如果路途对她们过于辛苦，他便单独前往。

有一天，他骑着一头毛驴来到古老的主教城塞内士。当时他身无分文，别无他途。地方长官在主教公馆门口迎候，见他从驴背上下来，觉得有失体统，几个士绅围着他笑了起来。

“长官先生和诸位先生，”主教说，“我晓得是什么令你们感到丢人了——肯定你们认为一个贫苦的牧师乘坐耶稣基督的坐骑未免妄自尊大。我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虚荣，这是实话。”

巡视时，他的态度一直和蔼可亲，跟人谈起话来总是心平气和。他很少说教，从来不把品德的修养弄到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举的也是平易近人的例子。对乡里的居民讲话时，他所举的例子都是左邻右舍发生的事。遇到对穷人刻薄的情况，他便说：“看人家布里昂松那里的人，他们对寡妇和孤儿特别好。大家帮他们收割草场上的草料，结果，他们的草料比正常人割得还早三天哩！住的房子不行了，人们会不计报酬地帮他们翻盖新的。上帝保佑，整整100年过去了，那里连一桩凶杀案都不曾有过。”

有的村子斤斤计较利润和收获物。来到这里他便说：“你们瞧瞧昂布伦地方的人吧。收割的时节万一有谁儿子在服兵役，女孩子又在城里做事，而自己正赶上生病不能干活儿，那么，本堂神甫把这一情形在宣道时说给大家听，等到礼拜日，公祷一结束，村里无论男女老少都去帮这家收割，替他把麦秸和麦粒搬入仓内。”有些家庭因分配银钱和遗产出现了纠纷，他便说：“你们瞧瞧德富宜山区的人吧。那是一片十分荒凉的地方，50年也听不到一次黄莺的歌声。可是，当有一家的父亲死了时，他的儿子们便各自到他乡谋生，把家产留给姑娘们，好让她们能够找得到丈夫。”某些城镇争讼成风，农民常常因告状而倾家荡产。他对这些居民说：“你们看看格拉谷的那些善良的居民吧。那里有3000口人。我的上帝！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共和国啊。他们不晓得审判官和法官为何物。一切事物都由乡长处理。他分配捐税，凭着良心向各人抽捐；义务排难解纷；替人家分配遗产，分文不取；判处案情，不收讼费；大家都服他，因为他是那些简朴的人当中正直的一个。”有的地方缺乏教师，他便说：“你们知道格拉谷那地方的人怎样处理这件事吗？

他们村子不大，十多户人家，肯定没有能力经常供养一名教师，他们全谷共同聘了几名教师，采取巡回教学的方式，这里教八天，那里教十天。我在集市上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教师，他们特别好认，帽带上插着鹅毛笔的人便是他们。笔的数量很有说道，只教读书的一管笔；教读又教算的两管笔，教读算又教拉丁文的三管笔。他们都很有学问。一个人无知无识是十分可羞的！大家向格拉谷的居民学习吧。”

他到处宣讲，像一位严肃的父兄。遇到缺少实例的情况，他就想出一些言简意赅的话，用这些简洁的语言加上丰富的想象，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正是耶稣基督的辩才：自信，且服人。

四 言行一致

他谈起话来非常随和而愉快。他一直要求自己的谈吐要适合那两个伴他一起过活的老妇人的知识水平。他笑时，像个小学生。

马格洛大娘一直称他为“大人”，而且诚心诚意。一天，他从他的座椅里站起身来走向书橱，要去取一本书。那书在书橱的最上一格。主教身材矮小，够不到它。

“马格洛大娘，”他说，“请您帮我搬把椅子。本‘大人’还‘大’不到那块木板呢！”

德·洛伯爵夫人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一有机会就喜欢跟他唠叨自己三个儿子的所谓“希望”。她有几个长辈，个个年事已高，行将就木。她那几个孩子自然是他们的继承人了。她总是说，最年幼的一个将从一个姑母那里继承一笔整整10万利弗的年金，老二会继承他叔父的公爵头衔，长子则会承袭他祖先的世卿爵位。主教对这些天真可笑的夸耀从来不说什么，只是一笑置之。但有一次，当德·洛夫人又唠唠叨叨提到所有那些继承和“希望”时，他仿佛显得比平日更出神一些。这时，伯爵夫人却显得不耐烦起来，说：“我的上帝，我的表哥！您到底在想什么？”

“我在想一句怪话，”主教说，“大概出于圣奥古斯丁之口：‘请把希望寄托于一无可继承者的身上吧。’”

还有一次，他接到本乡一个贵人的讣告，死者生前的各种荣衔均被铺排在一大张纸上，这还不够，这张纸上还开列了他所有亲属的各种封

建的和贵族的尊称。看了讣告，主教叫起来：“死人的脊骨实在太结实啦！别人轻快地叫他背上一副多么显赫的头衔担子呀！人们真够聪明的，坟墓也能被虚荣心所利用！”

一有机会，他总爱讲一些温和的讥诮言辞，而这些话又饱含着严肃的意义。有一次过封斋节，有个年轻的助理主教来到迪涅，在天主堂里讲道。助理主教讲的是关于“慈善”的问题，讲得甚为生动。他要求富人向穷人伸出援助之手，否则死后会坠入阴森可怕的地狱，而如果富人肯做善事，那么他死后将升入美妙的天堂。进入天堂是非常惬意的。有个叫惹波兰的商人听了助理主教的讲道后，行为“改变”了许多。惹波兰是个投机商，平时喜欢放高利贷，在织造棉布、哔叽、毛布和制作高呢帽的生意中赚了50万。以前，他从未帮助过任何穷人。这回每逢星期日他总向天主堂大门口乞讨的几个老婆婆丢一个苏^①，让她们六个人去分。一天，他在行这件善事时被主教碰见，于是，主教笑嘻嘻地跟妹妹说：“瞧！惹波兰先生又在那儿买他那一个苏的天堂了。”

对于慈善事业，碰了壁他也不会退缩，且能想出一些耐人寻味的话来达到目的。一次，他到城里某家客厅里为穷人募捐。在座的有一个年老的侯爵名叫商特西，他有钱，但很吝啬，他还能在极端保王党和极端伏尔泰派之间游刃有余。这并不新鲜。主教走到他跟前，推推他的手臂，说：“侯爵先生，您得替我捐上几文。”侯爵听罢转过脸去，干脆回答说：“我的主教，我本人还有穷人哩。”

“那就把他们交给我。”主教的话不容置疑。

一天，主教在天主堂里布道：

“我极为敬爱的兄弟们，我的好朋友们，在法国的农村，只有三个洞口的房子有132万所；只有两个洞口，就是门和窗的房子有181.7万所；只有一个洞口，那就是门那样的棚子有34.6万个。因为存在那种所谓门窗税，事情才被搞到这般地步。请你们替我把一些穷人家，把老太婆、小孩子塞进那些房子里吧，瞧瞧有多少热症和疾病！咳！上帝把空气给了人，法律却拿空气做起买卖来！我不是在诋毁法律，我是在颂扬上帝。在伊泽尔省、瓦尔省、上下两个阿尔卑斯省，农民们连小车都没有，只得背肥料；他们连蜡烛都没有，只得点松枝和蘸着松脂的小段绳子。在多菲内省，全部山区也是这样。做一次面包要吃六个月，并且要

① 苏，法国辅币，1苏相当于5生丁。20个苏相当于1法郎。

用干牛粪烘出来。冬天一到，他们要用斧子把那种面包砍开来，然后浸在水里，24个钟头过后才能吃。我的弟兄们，发发善心吧！看看你们周围的人是如何生活的！”

他出生在南方，掌握南方的各种方言轻而易举。他会讲朗格多克省的方言：“Eh bé ! moussu, sès sagé ?”会讲阿尔卑斯省的方言：

“Ontéanaras passa?”会讲多菲内省的方言：“Puert eu nbouenmoutou embe un bouen froumage grase.”语言的亲近赢得了大家发自内心的信任，大大方便了他与各种人物的接触。在茅屋里，在山中，正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他用最俚俗的方言去说最伟大的事理。他能说各种方言，也能与各种人沟通。无论对什么样的人他都一视同仁。

他从不轻率地判断任何一件事，总是说：“让我们先调查研究出错的经过吧。”

他常常笑嘻嘻地形容自己是个回头浪子。他绝不唱严格主义的高调；他大力宣传一种教义，但绝不像那些粗暴的卫道者那样横眉怒目。他那教义大致可以这样概括：

“人有肉体，它同时又是人的负担和诱惑。人拖着它但受它的支配……

“而人应当对它进行监视、加以约束、实行控制，必须是到了最终才服从它。在这种服从里面，虽然难免会有过失；但在此情况下犯下的过失是可以得到宽恕的。那是一种堕落，但只堕于膝头，在祈祷中还可自赎……

“成为圣人，那是一种例外；成为正直的人，却是人间的正道。你们尽管在歧路徘徊、失足、犯错误，但最后还是应当做个正直的人……

“不犯错误，那是天使的梦想；尽量少犯错误，这是人的准则。错误就像地心具有吸力，尘世的一切都免不了犯错误。”

看见大家吵闹起来并且轻易动怒，他就笑着劝解说：“看来这就是我们大家常犯的罪过：假面具被揭穿因而急于申明和掩饰。”

对于人类社会压迫下的妇女和穷人，他总是宽厚的。他说：“凡是妇女、孩子、仆役、没有力量的、贫困的和没有知识的人的过失，统统都是丈夫、父亲、主人、豪强、有钱的和有学问的人造成的。”

他还说：“对没有知识的人，应当尽可能地给他们创造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办义务教育乃是社会的罪过。不这样做的社会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一个人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生。有罪的并不是犯罪

的，而是制造黑暗的。”

主教有一套奇特和独到的评判事物的见解。这套见解他大约是从《福音书》中得到的。

一天，他在一个客厅里听到人们谈论一桩案子。那案子正在研究调查中，很快就要交付审判。人们说有个穷人，无依无靠，出于对一个女子和所生孩子的爱，在走投无路时铸了私钱。在那个时代铸私钱是要受极刑的。那女子拿着他所造的第一枚私钱去用，当即被捕。人们再三拷问她的同谋是谁，因为同谋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可她宁死不肯招供。人们再三追问，她坚持不供。后来，检察长心生一计，编造说她的情人变了心，并极巧妙地伪造了不少书信的断片，来说动那个苦恼的女人，使她相信世上存在着她的一个情敌，从而令她妒恨她那薄情郎。悲愤之中，她终于举发了他，把一切都供了出来，并得到了证实。这下那男子是完了。不久，他将在艾克斯和他的同谋女犯一同受审。大家谈着那件事，个个都称赞那位官员的才干，说他能利用妒忌之心，而使案件真相大白，使法律的威严得以伸张。主教却只是默默地听着。待大家说完了，他问道：

“那对男女将在什么地方受审？”

“地方厅。”

“那么，那位检察长呢？他将在什么地方受审？”他接着问。

迪涅曾经发生过一桩惨事。有一个人因为谋害人命而被判处死刑。那个不幸的人曾在集市上卖过艺，还摆过书信摊。他并不是什么读书人，但也不是无知无识。城里的人对这桩案子非常关注。在行刑的前一天，驻狱神甫忽然病倒了。那受刑人临终时必须有个神甫帮助他。有人去找本堂神甫。但他好像有意拒绝，说：“这苦差事和那个卖艺人与我都不相干，我正病着，再说，那地方不属于我该管的范围。”这话传到了主教那儿。主教说：“本堂神甫说得不错。那不属于他的范围，是属于我的。”说罢，他跑到监狱去，来到那个“卖艺人”的牢房里。他呼唤着他的名字，挽着他的手，和他谈起来。他在他身旁足足待了一天一夜，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为那囚犯的灵魂向上帝祈祷，也要那囚犯祈祷，拯救自己的灵魂。他和他谈着，讲最善的、也是简单的真理，就像父亲、兄长、朋友；不是在祝福祈祷，人们不会看出他是一位主教。他稳定他，安慰他，把一切都教给了他。面临死亡，那人原本悲痛绝望了。因为，死，对他来说犹如堕入万丈深渊。他正站在那阴惨世界的边缘上，一面战栗，一面又心胆俱裂地向后退缩。他并没有冥顽到对死活

无所谓的地步。受到的判决对他是一种剧烈的震撼，仿佛是在他四周的某些地方，隔离万物之神秘与人们的那堵墙被震倒了。他正从一个无法补救的缺口不停地望着世界的外面，所能见到的，只是一片黑暗。而如今，主教却使他望见到了丝丝光明。

第二天，行刑人来提那个不幸的人的时候，主教仍然待在他的身旁。主教披上紫披肩，颈上悬着十字架，跟着那被缚在绳索中的临难人走完一段路，然后并肩站在大众面前。

他又和他一同上了囚车，一同上了断头台。那受刑者昨天还是那样愁惨，那样垂头丧气，现在，他却是异样的兴奋和舒展。他觉得，他的灵魂得救了。他在期待着上帝。主教拥抱了他，在刀将落下的时候，主教说：“人所杀的人，上帝使他复活；弟兄们所驱逐的人，得重见天父。祈祷，信仰，到生命里去。天父在前。”从断头台上下来的时候，他的目光令在场的人个个肃然起敬。我们不晓得，大家之所以有如此的感觉，是由于他的面色惨白呢，还是敬慕他神宇的宁静。在回到他一向戏称作“宫殿”的那所破屋子里时，他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刚刚进行了一场典礼，隆重、盛大。”

最卓越的事物往往是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城里有许多人对主教刑场上的举动议论纷纷，上层阶级客厅里的人说主教的举动是矫揉造作，而对圣事活动不怀恶意的人民却被感动了，并且对主教十分钦佩。

至于主教本人，对他来说，断头台行刑确实使他受到了震动，过了许久，他才镇定下来。的确，断头台，当它被架将起来屹立在那里的时候，是具有一种使人感到晕眩、令人觉得惶惑的力量的；在我们不曾亲眼见到断头台之前，对死刑多少还能漠然视之，不表示意见，不置可否；但是，如果我们亲眼见到了这么一座，那么，我们所受到的那种惊骇就会如此的强烈，以致我们非作出决定，非表示赞同或反对不可。有些人赞叹断头台，譬如德·梅斯特尔^①；有些人痛恨断头台，譬如贝卡里亚^②。断头台，它的别名叫“镇压”，它不是中立的，也不许人中立。它是法律的体现。见到它的人都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战栗。一切的社会问题统统在那把板斧的四周画出它们的问号。断头台是想象，不是一个架子，也不是一种机器，不是由木条、铁器和绳索搭成的没有生

① 德·梅斯特尔（1753—1821），法国神学家。

② 贝卡里亚（1738—1794），意大利启蒙运动代表人物。

气的机械。它像是一种让人产生无可名状的阴森逼迫感觉的生物。我们可以说那架子能看见，那机器能听见，那机械能了解，那木条铁件和绳索全都具有意识。当它的形体将我们的心灵掷进凶恶的梦魇的时候，断头台，就令人感到阴森恐怖，人们总是觉得，自己的心灵是无法摆脱它的所作所为了。断头台，是刽子手的同伙，它在吞噬，在吃肉，在饮血。断头台，是法官和木工合制的怪物，是一种鬼怪，它以自己所制造的死亡为自己的生命而进行着活动。

行刑的第二天以至于以后的许多天，印象依然历历在目。主教一直表现出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临刑时那种强迫做出的从容不迫的镇静情绪已经消逝，社会威权之下的鬼魂在跟他纠缠不休。以往，工作回来，他总是心地坦荡，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而今他却老像是在责备自己。有时，他自言自语，吞吞吐吐，低声地说着一些凄惨的话。他对他的妹妹说：“从前我还不晓得它是如此的可怕。我一心想到的只是上帝的法则，没有注意过人的法律。看来那是错了。我只想到，死只关上帝的事，人是没有权力过问那未被认识的事的。”

随着时间的过去，那些印象渐渐减退或者竟然消失了。但是，人们还是注意到了，从那以后，主教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一类事情。

人们可以随时把主教叫到病人和临死的人的床边。他十分清楚，他的最大职责和任务应在那里履行和完成。不用人请，他会主动到寡妇和孤女的家中去。他常常会在失去爱妻的男子和失去孩子的母亲的身旁静静地坐上几个钟头。他特别善于把握说话的时机，知道什么时候该开口，什么时候该缄默。啊！可佩可敬的安慰人的人！他不以遗忘来消除苦痛，却希望去使苦痛显得伟大和光荣。他说：“要注意您对死者的想法。不要往那溃烂了的东西上去想。这样，定睛望去，您就会在苍穹的极尽之处看到您亲爱的死者的生命之光。”他知道信仰能够呵护人的身心，因此，总是想方设法去慰藉失望的人，使他们能在逆境中把俯视墓穴的悲痛转为仰望星光的感情。

五 道袍穿得太久了

米里哀先生的家庭生活与他的社会生活同受一种思想的支配。迪涅主教所过的那种自甘清贫、淡泊的生活，使那些有机会就近观察的人感

动异常。

像所有老人及大部分思想家一样，他睡得不多，但睡得安稳。早晨，静修一个钟头后，再念他的弥撒经，有时在天主堂，有时在自家的经堂。弥撒诵过，一块黑麦面包，蘸上自家的奶牛的乳汁便是早餐。餐后，他随即工作。

主教相当的忙。每天他都得接见主教区的秘书——通常是一个司祭神甫，和他的那些助理主教。有许多会议等他主持，要检查宗教图书室，要诵弥撒经，要进行教理问答，要举行日课经，等等；还有许多训示要写，有许多讲稿要批示；要调解教士与地方官之间的纠纷，要处理教务方面和行政方面的信件。总而言之，努力为政府、宗教服务，有做不完的事。

处理完无穷尽的事务，做毕日课及祈祷，剩下的时间，主教多数用在贫病和痛苦的人身上；在这之后尚有余下的时间，他便用于劳动。他有时在园里铲土，有时在室内阅读和写作。对于这两类工作，他一律叫作“种地”。他认为精神也是一块园地。

午餐和早餐一样简单。

将近午后两点时，如果是好天，他便去乡间或城里散步。散步的路上，他时常去拜访那些破破烂烂的人家。他独自一个人走着，低着头，扶着一根长长的拐杖，穿着他那件相当温暖的紫棉袍，脚上是紫袜和粗笨的鞋子，头上是平顶帽，从帽顶的三只角上坠下三束金色的流苏。

他经过的地方犹如过节。我们可以说，他一路走过，就一路在散布温暖和光明。孩子和老人为欢迎主教到来而走出大门，犹如迎接阳光。他和大家互相祝福。人们总是把他的住所指给任何有所需求的人。他随处停下，与小孩子们谈话，朝母亲们微笑。只要有钱，他总去救济穷人；钱用完了，他便去找有钱人。

由于道袍穿得太久了，又不愿被别人察觉，进城他便套上那件紫棉袍。夏季来临，他更是备受煎熬。

晚上8点半，他和他妹妹进晚餐。马格洛大娘在主教吃饭的时候立在他们身后。

似乎再没有比主教的晚餐更简单的晚餐了：吃的东西不过是清水煮蔬菜和素油汤。每逢客人来访，马格洛大娘便借机为主教做些鲜美的湖鱼或名贵的野味。对此，主教没有表示异议，听任马格洛大娘的安排。城里的人都说：“主教吃两种菜：神甫菜和修士菜。”